

江花

俗世

A12



插画/郑海仑

## 母亲的月饼

■文/余殿福

中秋节快到了，超市里又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月饼，苏式的，广式的，配了各种馅料，形成不同的口味。母亲做的月饼是像蒸馒头一样蒸出来的，馅料只有糖和芝麻盐两种味道。虽说市场上销售的月饼味道都不错，但过几天基本上就想不起了。而母亲做的月饼，那味道在我离开家乡二十多年后，还依然清晰。

我的老家在豫北平原的一个村子里。村子在当地不算小，是一个集镇，颇为热闹。每年中秋快到时，集镇上就会有月饼卖。月饼都是当地人自己做的，有的还现场加工，虽然同现在的月饼不能相提并论，可与母亲蒸馒头般蒸出的月饼比已是很不错的美食。由于兄弟姐妹较多且都还年幼，劳动力不多，家里从生产队分得的东西较少，日子过得很紧巴。因此记忆中，父母从未买过月饼，每到中秋节母亲总是自己动手做。

隔壁邻居是家远房的堂姐，堂姐在供销社当会计，全家都是商品粮户口，在村里属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当时，市场还不繁荣，蔬菜等农产品市场上卖的不多，我家常把自留地里产的一些蔬菜、红薯等送给堂姐家，逢中秋和春节，堂姐家则礼尚往来给我家送上几块从集镇上买的月饼和几个苹果。

虽然有堂姐送的几块月饼，也明白集镇上卖的月饼比母亲做的月饼好吃，可毕竟不多，母亲还是要自己做一些。做月饼需要用模子印。模子不是家家都有，一条街就那么一个，大家共用，从这家传到那家。母亲忙着发面团揉面，姐姐大我几岁能帮母亲做事，我则承担起拿月饼模子的“重任”。整个街道基本上都是一个家族的人，不是喊大爷就是喊叔叔，串起门来比较方便，我也很乐意。只是要做月饼的人家较多，很少一下子就能拿到模子，往往到二伯家里拿模子时，模子已到了四叔家，赶

到四叔家时，正好又被三婶家拿走了，不跑上几家是不行的。模子用一块长约二十公分的方木块做成，一侧被凿成一个圆洞，沿圆洞雕刻了齿轮花纹，圆洞的底面也就是模子的正面，决定着做出来的月饼的脸面，雕刻有比较讲究的图案，有嫦娥奔月或吴刚伐桂，都是和月亮有关的。把包了糖或芝麻盐的面团放在模子里印一下再倒出来，月饼坯子就有了。坯子上的花纹是清晰的，可蒸的过程中坯子会膨胀，出锅时已“胖”得不行，花纹已模糊不清了。

其实对小孩来说，花纹清晰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月饼中间的那点糖。盘子一样大的月饼，小孩们通常是不会从边上一口一口吃的，总是先把月饼掰开，迫不及待地吧中间有糖的部分咬上一口，享受那不常有的甜蜜感觉。

母亲做的月饼，除包了点糖或芝麻盐，与馒头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那时年纪小，不知道中秋节为什么要做月饼，可在那物质贫乏的年代，为了月饼中那一点点糖，我总是非常期盼中秋节，期盼母亲做月饼。参军后很少有机会在家过中秋节，也看不到母亲做月饼了。随着日子的好转，超市里有各种各样的月饼，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先后有了自己的家，每到中秋都会给母亲送月饼，母亲也不再做月饼了。

有次回家过中秋节，同母亲谈起做月饼的往事，问她月饼模子可还在。母亲淡淡地说，你们几个送的月饼都吃不完，哪还要做月饼，月饼模子早就不知道流落到哪了。母亲还说，中秋吃月饼图的是家人团圆，自己做还是买都一样。

母亲说得轻描淡写，但姐姐告诉过我，二哥很小就长年在外做工，母亲每年都做月饼是期盼哥哥早点回家。就是后来日子好了，不需要在家做月饼了，因为我一直当兵在外，母亲还是坚持做，直到姐姐和哥哥们反复劝说才作罢。

## 中秋月故乡情

■文/赵怀德

又到中秋月圆时。仰望天空的明月，便想起大学毕业那年在阜宁射阳河畔度过的那个中秋之夜。

1962年，从徐州师范学院毕业的我，被分配到盐城工作。那年9月11日清晨，我们几十个同学乘一辆大客车，从徐州出发到淮阴转车赶往盐城报到。傍晚，汽车开到离淮阴城只有十几公里的地方，突然停了下来。原来，因为14号强台风带来的大暴雨，公路被冲坏了，正在抢修。司机告诉我们，今晚只能在车上过夜了。

天黑了，我们一边啃随身带的煎饼，一边天南海北地聊天。夜深天凉，我们就下车原地跑步。第二天天亮，汽车开了，很快到了淮阴城。我们稍事休息，又转车赶往盐城。住进盐城地区招待所，我们便听说，因为明天是中秋节，专区文教处要款待我们。果真，宣布分配名单后，我们就在盐城教师进修学院食堂会餐了。每桌六菜一汤，每人两只月饼。在那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是难得的福分，大家都很高兴。我还有更高兴的事，那就是我被分配到了阜宁县。文教处的同志说，那里有一所省属中学和一所师范学校。这意味着，我将有可能在一个较好的环境中工作。

会餐后，我们乘车到阜宁，住在射阳河畔的一个小旅社里。晚上，旅社的服务员特地为我们烤了月饼。她们歉意地说，面粉是特批的，白糖很精贵，买不到，放了点糖精。因为油少，月饼烤得硬邦邦的，但我们个个都吃得香喷喷的。在学校天天吃玉米窝窝头、高粱方糕，哪能吃到白面饼呢？

吃着吃着，我突然想起远在江南农村的母亲。我怅然地独自走出旅社，来到射阳河畔。我在河边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汽车轮渡都早已停航，四周静悄悄的。河水清澈见底，一轮又大又亮的圆月沉在水底。中午发的两个月饼，我没舍得吃，准备捎回家给母亲。

我的老家在大港。当地的风俗，中秋节除了从商店买广式和苏式月饼外，家家户户都会自己动手做两种饼：发酵的甜饼和烂面的馅饼。记忆中，中秋节母亲做的馅饼特好吃，有韭菜馅的、青菜馅的，还有芝麻馅和豆沙馅的。晚上在堂前大八仙桌上，摆上月饼、老菱、毛栗、石榴、莲藕，系上桌帷，点起香烛供月。月亮在天际升起，月光从窗户射进来，我和哥哥、姐姐便缠着妈妈讲嫦娥奔月的故事。这几年，连年自然灾害，缺衣少食，很多东西都计划供应，母亲能买什么供月呢？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在异乡，母亲孤身一人，冷冷清清。此时，她一定坐在堂前，呆呆地望着那天上的一轮明月吧。今年我们是先放假回家，再回校分配。8月底我离家回校，母亲还不知道我在哪里，怎么能不牵挂呢？想着想着，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月色很美，回到旅社，我很久才入睡。在射阳河畔，我度过了十七个中秋节。回镇后，每年中秋节我和妻儿都会陪着母亲做饼、供月。26年前，母亲永远地离我而去了。此后，每当中秋月圆，我都会想起那年在射阳河畔的月光下对故乡和母亲的思念。

## 母校·老师·青春

■文/林小敏

十四岁那年夏秋之交，我们跨进了镇中。

菁菁校园，整齐划一军营般的校舍，宽阔的操场，喧闹的饭厅，校园一隅高高耸立的水塔，以及环绕四周的灌溉渠和农田绿荫，都使我们耳目一新。校园中心的几块黑板报图文并茂，让我们驻足流连。而清晨操场上早锻炼的身影，晚上大礼堂飘出《长征组歌》的合唱，都构成了母校清新独特的校园文化，在我们的记忆中永远温馨。

教我们语文的王联元老师文采斐然，经常在课余给我们介绍文学作品中的精彩章节，还组织班会让我给大家介绍课外阅读的体会，而我由于疏懒，发言时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这让我每每忆起都觉惭愧。王老师和其他老师联合署名“花红原”的诗文是同学们的最爱。那篇《电影〈英雄儿女〉观后感——十六字令》曾吸引我在黑板报前一遍遍咏吟。

教我们俄语的翁启天老师课堂上永远充满激情，常带着我们一起忘情地大声朗读。情绪高昂时，他常常前臂内收至肩窝处，竖起大拇指还耸起肩，那姿势我至今难忘。为了让我们进入俄语学习环境，翁老师给大家起了俄文名字，让我们猜俄语谜语，教我们唱俄语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莫斯科

郊外的晚上》，这些都是那时候学会的。

同样难忘的还有虽然身材娇小但能量很大的谢亚琴老师；一口南京话，眼神温柔的贾瑞莹老师；身体瘦弱，细声细气，但教学很认真的张蓉老师；如邻家兄长般亲切和蔼的周方明老师以及手把手教我投掷，让我这个体育盲“劳卫制”终于过关的周家信老师……五十年来，母校老师的音容笑貌从来不曾忘记，因为，他们的心血和汗水灿烂了我那几年的青春岁月。

诗人汪国真说：“既然你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当年，我们班只有十五位女同学，她们有的少年老成，善体人意，有的聪慧灵巧，多才多艺，还有的学习勤奋体育也很棒。虽然命运之舟将我们载向了不同的地方，但这段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也一直是珍藏至今的美好回忆。

1966年初夏，正常的学习生活戛然而止，我们只能离开母校，风雨兼程。如今，也许母校已无旧迹可寻，但在母校镇中读书的那段岁月依旧在我们身上打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我们也依然记得我们十四岁时的母校。我知道，无论在哪儿，无论走多远，无论时光如何改变了我们的容颜，都改变不了我们对母校的祝福和依恋。